

母亲的野心

余秀琦

母亲嫁到白家湾的第二天就下田干活了。

那时正值初秋,太阳正毒,田埂上的乌桕树叶还未经霜泛红。大坂上,山里农家都在备播秋种。

祖母颠着一双小脚,扔给母亲一个榔头,指派活儿:“下田打渣巴去。”

翻犁后的泥土,经过一个夏季的暴晒,泥块白硬如铁。上下邻界的乡邻见到母亲高挥的榔头,却击打出弹棉花的力量纷纷大摇其头,“嘻嘻嘻,白家娶了一个绣花枕头。”

掌灯时分,祖母才扯开嗓子,站在白家大门楼前的石阶上喊收工。晚饭是稀饭、蒸红薯和腌咸菜。

母亲双手已血肉模糊,打起的血泡钻心的疼。祖母瞥一眼捧不住碗的母亲,语气不无讥消。

“俺山里不比你城里,不下泼,怎么填饱肚子?”

母亲把半截红薯全塞进嘴里,含泪咽下。

“俺被骗了。麻三姑说大门楼白家是地主,有几坛子光洋。”多年后,母亲依然忿忿地说,“你二舅父也就信了,白家八斤高粱面收买了。”

“听说你们结婚的被子都是借的?”坐在漏着阳光花影的天井里,我故意打趣她。

“可不是,只盖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晚上,没了,床上只剩一床烂被窝,烂到不知盖了多少年。”

“这就是我结婚,你执意给我置办六床喜被的理由?”

“那喜鹊登枝的被面,你不知道多好看。大红色,喜鹊站在高枝上,粉色的梅花一朵朵地开。喜洋洋的,兆头好哩。”母亲放下手中的盖碗,不无遗憾,“俺独独盖了一个晚上。”

母亲出生于1921年,传说那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。一肚子墨水的外祖父给母亲取了一个很雅致的名字:秀贞。

外祖父、外祖母在世时,最红火柜上请了四个账房先生打理生意。母亲也上过几年学堂,天天豆浆、馅饼、糖炒栗子小点心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日子。

随着外祖母和外祖父的相继过世,加上年年的战乱,店铺的生意每况愈下,最后人不敷出只能关张了事。1938年日本侵占县城,二舅父带领母亲及小舅父下乡“跑反”,途中结识了媒婆麻三姑。

麻三姑两片薄嘴唇一碰,舌灿莲花,把个白家夸成一朵花。

“大门楼,有房有地,光洋咣咣,一脚踏进去,吃穿不犯愁。”

就这样,白家八斤高粱面娶了如花新媳妇。那年,母亲17岁。

第二年的小满时节,我呱呱坠地。重男轻女的祖母瞅一眼皱巴巴的我,摔盆打碗丢下一句:“赔钱货,扔了去!”



(网络图)

父亲从小被抱养,养成了唯唯诺诺的性格。对于祖母的命令从不违逆。

“把娃扔了吧,俺走远点给她找个好人家。”父亲小声跟母亲打着商量。

“谁敢?谁扔俺跟谁拼命。”母亲手举菜刀,双眼通红,像一头暴怒的狮子护卫着她的幼崽。

祖母被母亲的气势镇着了,把喂鸡的食盆摔踢到院角,哭天抢地嚷着,“野了反了!白家要败了。”

我的出生成了祖母与母亲矛盾的导火索。祖母肚里窝着火,时时处处刁难母亲。

我满月当天。母亲就被祖母赶下水田插秧。母亲二话不说眉头不皱一下,把我放在田头的浓荫下,头扎着毛巾,手挽裤管下了田。

阳光的暴晒,泥水里摔打,母亲早已脱胎换骨成了地道的农家妇女。田野青了黄,黄了青,几番寒暑,

我也到了入学的年龄。祖母用上吊相威胁,用她的话说,“女子无才便是德,读那些个闲书做什么?养大了还不是人家人,一个赔钱货。”

母亲说:“行。不让妮念书,家里屋外的活计俺不干了!”

祖母患有胸症,加上又是小脚,干不得田里地里的重活。父亲早年修水库落下病根,一年到头药罐子不离身。这么些年,家里家外全是母亲一个人在操持。

“上吧上吧,看能上出个花来乌鸡变凤凰不。”祖母嘴不饶人,依旧喋喋不休。

“俺生的孩子俺做主。”母亲撂下一句话。强悍刁钻的祖母只能忍气吞声让步。

我大学毕业那年,祖母病逝。咽气之前,她拉着我的手说,“丫头,你要好好孝敬你妈。”

一侧,母亲跪在祖母身旁,泪眼婆娑,早哭成一株梨花带雨的树。

邻居

赵思芳

香河村地处豫南三个县的交界处,这个小山村连一辆通向乡镇的汽车也没有,更别说通向三个县城的汽车了。现在这儿的人要想出去,必须预定网约车或者自驾车。它有两条通向村外的官道,一条通向本乡镇的柏油路,但年久失修,也变得坎坷不平了。另一条是通向邻县的一个集市的水泥路,近些年刚修,也还算平坦。这两条官道也只能满足人们赶赶集市或者到别的镇上打车之用。

改革开放前,这儿的人守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。改革开放后,人们把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,村里年轻力壮的人长途跋涉,辗转一个车站又一个

车站,奔向遥远的城市,去建设一座又一座高楼大厦。年岁久了,好多人就在城市落了户,再也不愿回到贫穷而闭塞的故乡。可有些人一辈子也去不了大城市,就像韩大妈和英子。

韩大妈年老体衰,走远一点儿就迷失方向;英子儿时患上小儿麻痹症,她常年靠着两只手在自家的庭院里走来走去,别说去城市了,连家里的大门就迈不出。她们只能通过那些开着小车回乡的邻居们口中的描绘,想象着城市的模样,眼睛里无不流露出艳羡的神色。韩大妈一个人守在老宅子里,几个儿女有去乌鲁木齐收废品的,有去杭州干建筑活的,

他们一年难得回来一次,常寄点钱给韩大妈花销。英子因残疾严重,终身未婚,和年迈的父母一起过话。耳聋的父亲、常年卧病在床的母亲还需要残疾的她来照顾。哥嫂们都远在他乡谋生,他们考虑到英子生活没有着落,向县民政局申请救济,救济款也只能供她维持生计。

青壮年人一走,村子里空荡荡的,再也没有先前的儿童嬉戏、牛马欢腾的景象,村子似乎一下子衰老了很多。因没有青壮年人在身边,作为邻居的英子和韩大妈就相互帮衬。韩大妈外出干活,顾不上择菜、包粽子,就把活送到英子这儿来,等到韩大妈干活回来,英子早已替她做好了。英子不能站起来,韩大妈就帮她提水、帮她搓洗衣服。时间久了,两个人谁也离不开谁。村里的留守老人说,她们俩看上去像母女俩。

英子还算年轻,头脑也还灵活,春节期间,她跟回家度假的哥嫂商量,想在家开个简易的超市。想到她们家靠近村支部,又临近公路,开个超市,还是有客源的,哥嫂很快同意了。说干就干,做货架、进货物,没几天超市就开张了。英子的超市卖的有烟酒、食盐、卫生纸、铅笔、本子、饼干、辣条等。春节过后,赶集的、上学的、上学的,都经过她家门口。英子每天连本带利都能卖上一百二百的,一天算下来,也能挣个几十块钱。

看到英子开了超市,每天都能进账,比在地里劳作变现快,韩大妈心动了。韩大妈提着筐子到集市买点小货,有日用品、孩子们用的文具和爱吃的零食,趑趄趑趄地走回来了。在家门口水泥地上铺上床单,将集市

上买回的东西摆上来。开始营业那两天,正赶上双休日,留守的老人、孩子就近到她家买些食盐、纸烟,本子、铅笔等,韩大妈心里乐滋滋的。可到了正常上学时间,到她家买东西的人少多了。韩大妈感到蹊跷,就走到外面看看,突然发现英子家门口聚集很多小学生,原来孩子们课间都到了英子家买东西了。韩大妈看到这种情况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“喂,你们几个小孩儿,跑这么快去哪儿?”

“去英子阿姨家买本子,一会儿上课用。”

“我家也卖本子,到我家去买吧。”

“不行啊,奶奶,下课时间短,我怕来不及了。”

几个孩子绕过韩大妈,跑到英子家的超市去了。韩大妈朝英子家看了看,她明白了英子家的生意比她好的原因,原来英子家超市正对着村小大门,而且门前的路就通往集市的道路。

丁零零,韩大妈听到下课铃声响了,她提起装文具和零食的筐子,就往村小门口跑。几个孩子下课就围过来了,有的买了本子,有的买了饼干、辣条,不一会儿,韩大妈筐里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。

坐在超市的英子纳闷,下课了怎么没有一个孩子来她这儿买本子呢?难道小学校放假了?放学时,有个小学生来她家超市买辣条吃,从这个孩子口中得知,原来课间韩大妈提着筐子去学校了。英子很是震惊,难怪韩大妈这段时间不来她家串门。此时,英子眼前浮现出往昔两个人相互帮衬的情景,英子多么怀念昔日的情谊,没想到两人……



(网络图)